靜虛齋惜陰錄

惜陰録序

應祥爲童子時即有求爲聖賢之志然天性質訥不能諧俗弱冠叨舉進士服官中外殆三十年以至雲南巡撫奔走南北數千里閱遍山川險阻人情物態所至見忤於人而初心未嘗少變外物一無所好公暇惟檢閱經史求明此心而已在滇者二年以奔喪落職家食一十五年起廢再撫雲南歷陞刑部尚書蒞任甫及三月又以不合於時改南部者三載奉旨致仕年已七十有一矣尋思桑榆之景無多恐溘先朝露不惟有負少年之志抑且有孤天之所與我

者故不敢以老耄自荒兢兢業業點檢身心時刻不敢放過間以平日所見及謬論古今人物之賢否政治之得失筆之於冊名曰惜陰錄中間多有前人所不道及與當世名儒議論不合者匪敢創爲異說惟求其理之當於吾心以求正於後之有道者云爾

嘉靖甲子秋八月望吳興箬溪八十二老人顧應祥

自序

附録

今上入繼大統奉

武宗皇帝遺詔遵

祖訓兄終弟及之文本與漢哀

帝宋英宗之故事不同當國者見理不明而禮官

失於詳考定議以上考

孝宗稱

興獻王爲叔父

聖母曰叔母而以　益王次子崇仁王繼興國之後

主上不從時大學士張璁初舉進士上言極論其非

兵部主事霍韜亦繼言之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具

跡録南京兵部侍郎席書吏部員外郎方獻夫之
言以進
上乃取各官赴京會議於是滿朝士夫群起而攻之
以爲邪説蓋諸公本無定見不過爲名雷同隨聲
而已以致上干
天怒謫戍者數人有斃於杖下者方纔論定張桂二
人與霍韜可謂特立不懼者矣席與方雖賴桂而
得進所議然皆無所爲而爲者也其餘在後建言
者探知
上心必欲改議未免有希進之意而張桂諸君亦幸

其助已而勢不孤既而咸至大位則
上之所以報之者亦隆矣然予又有說焉諸君之議
禮固是但引禮運大人世及以爲禮一言以爲天
子無立後之禮無乃非情乎天子雖至尊無對然
其情亦與人同也千金之子尚欲爲身後宗祀之
計天子爲天地民物之主富有四海使其無嗣而
擇一賢者育于宮中以爲付托之寄是亦情也亦
爲天下計也堯之薦舜舜之薦禹皆在位之時若
必待崩後而繼之不惟人情不堪萬一應繼之人
不肖如昌邑王者將若之何若更擇其次則定策

國老之弊又起矣不特此也又將有育無名之子於宮中者矣況禮運所謂大人世及以爲禮者其上文曰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巳大人世及以爲禮本謂後世私天下而言非謂天子諸侯之禮當如是也蓋上古之時人心朴古不以天下爲巳物至三代而方有世及之禮萬章所謂至於禹而德衰不傳賢而傳子正此謂也席書補議曰孔光逹道知禮宋儒范馬呂歐亦多不及予未敢以爲然漢成帝欲立定陶王之子欣爲嗣孔光以盤庚殷之及王請立中山王爲

嗣夫盤庚陽甲之弟也陽甲崩而盤庚及之禮也
中山王成帝之弟也成帝立嗣欲立以爲子也以
弟爲子可乎天下之事因時以制宜惟合乎人情
當乎天理而已豈可預爲一定之說乎書作大禮
考議云使有獻諂言
興獻可以入　太廟者不徒諸臣欲誅之臣先攘臂
以誅之今以何淵之言入　太廟矣書豈能攘臂
而誅之乎且明倫大典方成而進士王直行人薛
侃已有請育王子之疏矣安得而禁之乎
應祥私論曰禮也者本乎天理而合乎人情者也

是理也以其得于天而言則謂之理以其存諸心而言則謂之性以其發於外而應事接物則謂之情情之發而各當乎理則謂之禮謂之禮者以其有儀文節序而言也是故情也者禮之本也三千三百禮之文也聖人緣情以制禮本乎天理而合乎人情者也

今上以

孝宗皇帝之姪

興獻王之子

武宗皇帝晏駕無嗣以遵 祖訓兄終弟及之

入繼大統禮官援引漢哀帝宋英宗故事擬上考
孝宗稱
興獻爲叔父
聖母爲叔母而以　益府次子　崇仁王爲　興獻
後援之天理人情竊恐有未安也夫漢哀帝定陶
共王之子也成帝立以爲子定陶王薨成帝乃立
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後非成帝崩而臣下立之
也宋英宗乃濮安懿王第十三子宋仁宗自幼育
于宮中正所謂爲人後者而歐陽脩猶謂爲人後
者爲其父母服可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泯又謂漢

之宣帝不考史皇孫而上考昭帝此又不考之故
宣帝於元康元年追尊悼考爲皇考立寢廟夫昭
帝宣帝之叔祖也若考昭帝則史皇孫當爲兄矣
既考史皇孫則不考昭帝可知矣又謂光武崛起
民間不考南頓君而上考元帝夫光武建武二年
立宗廟郊社祀高祖世宗建武三年立四親廟於
洛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舂陵節侯建武十九年
因五官中郎張純太僕朱浮言徙四親於章陵而
立元成哀平四廟自以爲昭穆當爲元帝後始祠
昭帝元帝於太廟夫始立四親廟於洛陽者發於

天性之真也旣而遷于章陵者迂儒執禮以誤之
然亦未嘗不考南頓君也
今上生於
孝廟實天之後寔未嘗立爲嗣亦未嘗育于宫中也
安得比爲人後之禮乎
上在藩邸稱
興獻曰父也　聖母曰母也一旦貴爲天子則曰非
吾父也叔也非吾母也叔母也於人心安乎天理
順乎孝子之於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也
興獻生前止有一子今復以崇仁王爲後　興獻有

靈必曰吾子已爲帝安得復有此子乎必不享其祭也且既以　崇仁王爲後則聖母乃一國之毋不宜迎入宮中矣身爲天子而不得以天下養其毋豈得爲孝乎議禮諸臣何其不思之甚也然則追尊之禮何如曰追尊非古也古者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可見其無追尊之禮也武王追王太王王季以其肇基王跡非泛焉而尊之也追尊之典起於後世今品官一品封及曾祖三品以上封及祖七品以上封及父毋豈有天子而不得尊其父

毋乎尊之以天子之號可也既尊以天子之號則主嵗于何所乎曰别立一廟如　奉先殿故事則既得盡其誠孝之心而於正統無干矣如是則人心安而天理得矣故曰禮也者本乎天理而合乎人情者也

此論乃嘉靖二年考滿赴京途中所作因畏避人譏于進不曾敢出止被江西士子抄録傳至王陽明先生處故陽明有書云近見禮論足知日來德業之進泰漢以來禮家之説往往如仇皆爲不聞致良知之學耳今嵗久論定故附録於此

靜虛齋惜陰錄卷之一

吳興顧應祥



論理

心也者人身之主宰也人之生也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性也者仁義禮智是也形也者耳目口鼻四肢之類是也形以載氣氣以運形皆心爲之主也耳之聽氣也而所以聽者心也目之視氣也而所以視者心也口之於味氣也而所以知味者心也鼻之於臭氣也而所以能知臭者心也手持而足行亦氣也而所以能持能行者

心也不特是也凡百骸皮膚毛骨知痛知痒皆心也人於耳目口鼻四肢之視聽言動皆合乎天理而不爲欲所役方謂之踐形踐形者不失夫天所付之理而耳目口鼻四肢各得其職也是惟聖人能之故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若夫常人之心鮮有不爲物欲所蔽者一爲物欲所蔽則心反爲形役而終日擾擾於方寸之間者不爲名則爲利以求快足其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而已人欲日肆則天理日滅惟利是圖而不知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道矣人而不知君臣父子夫婦長幼

朋友之道與禽獸何殊哉不可以不學學者所以學爲人之道也學爲人之道必使其心純乎天理不爲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所役然後能率吾之性而盡人之道矣故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心不放則常靜而日進於道所謂靜者非槁木死灰之謂也念念存乎天理廓然太公物來順應而已堯舜之精一執中大學之正心誠意中庸之戒慎恐懼謹獨其名雖異而用功則同也右論心

心之本體至虛至靈至廣至大本與天地萬物同體

性蔽於物欲則虛靈者昏昧矣隔於私意則廣大者狹小矣孟子所謂盡其心者不過去其物欲私意以復其虛明廣大之本體初非有所增益譬諸太虛爲雲所蔽雲去而本體自見也性者心之本體也不知性則心有未盡故盡心必由於知性天者性之原也知其性則知性之所自出而吾之性與天爲一矣中庸謂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與天地參矣楊慈湖云人心自明人心自靈又云人心未始不正無俟乎復正

之此心虛明無體精神四達至靈至明是是非非云為變化能事親能從兄能友弟能與朋友交能泛應曲當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愚謂此可以言聖人之心若常人之心恐不能如是也蓋慈湖之意本謂人心至虛至明不可加之意若加之意則有意必固我之心而非其本體矣然其立言太玄未免起人頓悟之疑傳習錄亦謂與愚夫愚婦同者為同德與愚夫愚婦異者為異端亦類此右論心體

心渾然者也而萬理咸具仁義禮智隨感而異其名也感物而動謂之情情之發有七曰喜怒哀懼愛

惡欲七情之中惟欲爲甚口欲味耳欲聲目欲色
鼻欲臭四肢欲安逸皆欲也故以人欲對天理而
言欲一也而足以該是六者故董仲舒曰人欲謂
之情白虎通曰人有六情是也心之所發謂之意
意之初起曰念心之所之謂之志志者意之所向
往也心之靈明處謂之覺心之存主處謂之思有
所希冀謂之想有所籌度謂之慮有所注意亦謂
之念情也者對性而言也性未見其善惡也發於
情而後有善惡合乎天理者善也從乎人欲者惡
也意與志皆對心而言者也心無善惡動於意而

後有善惡一念發乎天理則善也一念發乎人欲則惡也志於道德者善也志於利欲者惡也惟夫思則專主乎理而已君子有九思見賢思齊見不賢思自省以至事君則思忠事親則思孝事長則思敬交朋友則思信皆有善而無惡者也或曰凶人爲不善豈不起于思乎曰爲惡者不思故也使其思焉則有反躬自責之心矣今夫人之欲最甚者莫如利使臨財之時能思其當得歟不當得歟則自不敢妄取矣程子定性書曰人之情感物而易動者莫如怒但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徐觀其

理之是非則於道思過半矣作善而能思益進於善矣作惡而能思則悔心之萌也人患不思耳思則未嘗不善也不思而得聖人也思誠者賢人也故曰思曰睿睿作聖思者聖功之本右論心之用

心一也舜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何以有二心也曰非二也以其動處而言也人心之動皆起於欲口之欲味目之欲色耳之欲聲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逸皆欲也皆人心也發之而各當乎理而不過焉則合乎道矣故謂之道心故程子曰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其實道心寓于人心之中初

無分別然人心易放而難制故曰惟危道心易泯而難充故曰惟微天理人欲之幾正在於此惟精所以察其幾也惟一專一也惟精惟一聖學功夫之要也傳習録謂惟精是惟一功夫愚謂惟精惟一皆是允執厥中功夫也又道心惟微之微中庸序及傳習録俱解爲微妙之微愚以爲當作細微之微爲是韻書亦謂微者隱於物而行也又細也少也惟微者言道心之難察也傳習録又謂率性之謂道便是道心着些人的意思便是人心此即人心即道及何思何慮之語論心之本體固是然

但可以言聖人學者恐不能皆如此也况舜禹授受之際亦有戒勉之意正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不可不加精一之功若謂吾心即道則精一之功不必加矣右論人心道心

性也者人所得於天之理也以其出於天而言則謂之命以其受於人而言則謂之性存諸心謂之德感物而動謂之情性之爲德有四而實未嘗有四也以其慈愛惻怛而言則謂之仁以其裁處斷制而言則謂之義以其條理節文而言則謂之禮以其明察辯別而言則謂之智百行萬善隨感而異

其名也然性無形體即氣中之理也人之氣質有清濁純駁之不同故其性亦有剛柔善惡之不一惟聖人禀其至清至純之氣物欲不得以蔽之故生而知之安而行之所謂性之也自大賢以下或清多而濁少或濁多而清少或純多而駁少或駁多而純少清純多者復其性也易濁駁多者復其性也難於是乎有學知利行困知勉行之殊若夫性之本原則未嘗有不善初未嘗以聖愚而有別也性不可見也何由而知其善也以其情而知之也情者性之發也且夫極殘忍之人見孺子入井

未有不惻然動心者極無耻之人陰爲不善而陽必掩之卒然觸之而天機自動不假思慮不由勉强可見人性之本善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有仁於中而發爲惻隱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有義於中而發爲羞惡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有禮於中而發爲辭讓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有智於中而發爲是非所謂有者非實有一物也因其所感而名之性中本無一物也端緒也猶有物在中而端緒見於外也朱註已自明白近有訓爲始者非也性猶月也而利欲昏之猶月之食也雖食之既而

微露一光可見其體之本明也若以爲始則中無本明之體矣此不通之論也或曰孟子言性善固矣孔子不言何也曰時不同也上古之時人尚躬行不尚辯論堯之授舜止曰允執厥中舜之授禹增以三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孔子雖生春秋之時以霸術功利爲學然未有紛紛辯論者至孟子時邪說橫流又有告子諸人各執一見故孟子不得不辯先儒謂孟子擴前聖所未發即性善一語眞足以爲萬世論性者之準則右論性

古今論性者不同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

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楊子曰人之性也善惡混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韓子作原性則曰性之品有三上焉者善而已矣中焉者可道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斯言也賈誼已先言之矣賈子論臣之傅君有上主者有中主者有下主者上主者可引而上不可引而下下主者可以引而下不可以引而上中主者可以引而上可以引而下亦此意也惟荀子則曰人性惡與孟子相反朱子謂荀子只見得不好人之性便說性惡楊子見半善半惡的人便

說善惡混韓子見天下有許多般人所以立爲三品之說近觀傳習録載王陽明之言曰性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發用上也原是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惡的又云孟子說性直從源頭上說來亦只是說箇大槩如此荀子性惡之說是從流弊上說未可盡說他不是只是見得未精耳以愚觀之凡論性者皆以氣質爲性傳習録所云亦未當也且人之生也有形有色皆氣也孟子亦曰形色天性也性不能離乎氣性者氣中之理也人之初生未有知覺之時純乎

純者也稍有知覺即知有耳目口鼻之欲矣父毋又從而誘之稱之曰乖覺則喜由是養成放僻邪後之性俗語所謂縱性使性是也其有敎之而即善者亦其本性之良故也荀子謂人之性惡蓋認其發源處本來惡耳非謂流弊也况其下文又云塗之人皆可以爲禹亦非謂一定惡也孟子道性善乃是直指性之本體而言見孺子入井之說可謂深切而著明矣豈止說其大槩而已乎論性者當以孟子之言爲是不必惑於後世紛紛之論可也今市井之人彼此相詬必曰人心天理有欺心

者必曰眛了天理可見天理之在人心未嘗一日亡也天理豈有不善者哉或曰韓子謂叔向之毋知楊食我之必滅其宗子文知越椒之必滅若敖氏豈非性有一定惡者乎曰此以其聲而知之亦氣質也如呂公知漢高祖必貴之類使二子聞道而變其氣質未必滅其宗也右論性善

人之氣質有清濁純駁之不同有明於外而暗於內者有明於內而暗於外者聰明伶利機警識事之人教之以讀書則不能博聞廣記能詩能文之士語之義理則不入又有高談性命之學自謂聞道

而制行多乖心術不正者皆氣質之偏而不知實用其力於身心者也歷觀古今聰明才辯之士往往至於蠹國病民而所謂名臣良將皆悃愊無華質訥者多何也蓋才美外見者能巧於趨避其心多不實朴茂之士心地近實天機深而嗜慾淺故也故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布論氣質

性之德雖有五而仁足以該之孔門弟子所問但曰仁而已矣孟子曰仁人心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人能盡仁之道則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參天地賛化育皆不外

是義也者仁之斷制也禮也者仁之條理也智也者仁之明覺處也信也者仁之篤實處也有兼言義者孟子言仁義是也有兼言禮者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也有兼言智者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仁者樂山智者樂水是也有單言義者君子喻於義對利而言也理義之悅我心兼天理而言也有單言禮者克己復禮是也禮即天理也有單言智者上智與下愚不移有單言信者論語曰主忠信大學曰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是也微子之去箕子之囚比干之死跡雖不同而一念愛君

之心無所爲而爲之者也故同謂之仁伯夷叔齊讓國而逃皆出于眞情實意而無一毫分外之私故曰求仁而得仁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其心術之微未可知也故不許其仁殺身以成仁仁者也子路之死傷於勇雖無私心而不當於理亦不得謂之仁仁也者純乎天理而無過不及者也

右論仁義禮智信

道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其原出於天謂之性感物而動謂之情以其應事接物而言則謂之道父子之親處父子之道也君臣之義處君臣之道也夫

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處夫婦長幼朋友之道也匪特是也凡日用常行一言一動一語一默無非道也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名之曰道者道猶路也人之所共由者也行之而各當其理斯合乎道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者聖人也率性而行之者也誠者天之道也若夫常人必加學問之功以求合於道思誠者人之道也所謂學問之功者不過盡吾之誠心以應物而已故曰忠恕違道不遠右論道

程子曰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王陽明傳習

録云善惡只是一物至善是心之本體纔過些子便是惡了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但於本體過與不及之間耳許函谷性學編歷引經傳之言以爲性兼氣質惟聖人之言無弊孟子道性善因矯當時之弊有所激而云爾愚謂性即理也理寓於氣質之中性不可見者其發而可見者皆氣質之發也氣質之發皆起於欲也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逸也皆欲也人有是身必有是欲故孟子曰性也發之而當乎理則爲善發之而悖乎理則爲惡氣質

之清而純者性必善氣質之濁而駁者性必惡或清多而濁少或濁多而淸少則可爲善可爲惡故荀子以爲性惡韓子以爲性有三品因是故也孟子之道性善者直指夫性之本體而言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天機自動不由欲心而發可以見性之本體無有不善者也孟子之言正所謂擴先聖之所未發豈有所激而矯時之弊乎然善與惡雖皆發於心而其實相反謂善惡只是一物善惡皆天理惡乎可哉今夫人之好名好利好勝皆不過欲滿其耳目口鼻四肢之奉而已一有不得遂

其所欲則欺天罔人在家則損人利己在官則蠧
國害民無所不至矣故凡爲惡者皆情之發而過
當者也不謂之不及也右論善惡
過也者情之發而不得其中者也情發於天理則發
而皆中節然而不能皆發乎天理也是何也情也
者有感而動者也故不能不雜乎欲雜於欲則不
得其中矣不曰不及而曰過者人之欲有過而無
不及者也人有是形則耳目口鼻四肢之欲雖聖
人亦不能免故亦不能無過朱子所謂雖上智不
能無人心人心即欲也然聖人之心切於爲己但

見己之過而不見人之過故日遷於善常人則但見人之過而不見己之過故日入於惡所貴乎學者惟抑其過以就夫中而已大禹聖人也不過曰改過不吝而已孔門弟子獨稱顏子好學亦只是不貳過今之人孰不曰吾能服善也改過也告之以衣冠不整則欣然納之告之以言語差錯亦欣然納之若從而告之曰爾某事利己妨人非仁也某事不當取而取非義也則怫然怒矣不怒者則飾詞以辯之矣其或認以爲己過及退而義利交戰於胸中則復爲之矣其始也爲無心之失而終

也遂爲有心之惡其流之弊遂至於放僻邪侈敢於爲惡而與禽獸無異矣夫人心念頭起處豈不自知所以不知巳之過者爲巳之心不切故也若真有爲巳之心則有不善未嘗不知矣右論過

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本謂萬物各有當然之·則故曰在物爲理而人處之各適其宜故曰處物爲義理雖在於吾心而一物各具一理故謂之在物猶曰物理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也如孝者所以事親也此在親之理也忠者所以事君也此在君之理也行孝處親之義也行忠處君之

義也陽明傳習録恐人認理爲外欲於理字上添一心字曰心在事親則爲孝心在事君則爲忠愚謂言理在物則曰外理言心在物獨不外心乎湛元明又改曰在心爲理處物爲義元明嘗謂心事合一矣物即事也在物在事即在心也而又改之曰在心何耶愚以爲先賢之言與理可通不必改之可也右論程子在物爲理處物爲義

李延平云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傳習録則曰心即理也無私心即是當理未當理便是私心析心與理言之恐亦未善愚謂心與理一固是正論然畢

未至於聖人者見理未眞未免有過中失正而原其心則無私雖不當理豈可謂之私心乎又有一種事雖合理而原其心則有所爲豈可謂之不當理乎無私心而不當理失之過與不及不害其爲賢若夫事雖合理而心出於私則覇術耳論當理而無私心

傳習録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雖彌漫周遍無處不是然其流行發生亦只有箇漸所以生生不息如冬至一陽生必自一陽生而漸漸至於六陽若無一陽之生豈有六

陽陰亦然惟其漸所以便有箇發端處惟其有箇

發端處所以生惟其生所以不息譬之木其始抽

芽便是木之生意發端處抽芽然後發幹發幹然

後生枝葉生枝葉然後生生不息父子兄弟之愛

便是人心生意發端處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

而愛物便是發幹生枝生葉墨氏兼愛無差等將

自家父子兄弟與途人一般看便自沒有發端處

不抽芽便知他無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謂之

仁孝弟爲仁之本卻是仁從裏面發出來愚謂此

論墨氏之愛無差等爲非仁是矣然其言反有類

乎墨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不特施之有緩急而發源處自有差等假如已之親則服勞奉養他人之親豈皆服勞奉養乎已之親歿則擗踊哭泣他人之親豈可擗踊哭泣乎皆天理之當分別者也所謂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當親則親當仁則仁當愛則愛各盡其當然之則而已今曰由一陽以至六陽由抽芽以至枝葉與墨氏之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何以異乎

宋儒之論曰心之靜體也心之動用也傳習録云心

不可以動靜爲體用動靜特也即體而言則用在體即用而言則體在用是謂體用一源若說靜可以見其體動可以見其用却不妨愚謂以靜爲心之體動爲心之用亦無妨也蓋心體本靜也感物而後動所謂動者非特見諸聲色也念頭起處即是動也動即意也以心對意而言則心爲體而意爲用心靜而意動也豈非靜爲體而動爲用乎用不能離乎體體不能離乎用故曰體用一源非謂體即用用即體也又曰動靜時也愚則曰動靜不可以時言也所謂靜者非槁木死灰之謂也念念

存乎天理而不昧其虛靈之體也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心豈有靜時哉所謂靜者因動以見其靜也動以天也動以天者動皆合乎理也動皆合乎天理則喜怒哀樂皆得其當酬酢萬變而天君自如禍福變于前而心不變也死生變于前而心不變也若動以人欲則心爲形役而終日擾擾於聲色貨利之中此之謂失其心之體矣是以君子之學加省察克治之功正所以慎其用之動以養體之靜也曰李延平謂靜坐以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則心豈無靜之時乎曰未

發之前謂未起念也覲亦起念若通不起念則是昏昧放逸而已未有昏昧放逸而雜念不起者也安得謂之靜乎右論心體動靜

予嘗歷觀古今豪傑之士任大事而從容自如亦有臨戰陣而對敵安閒亦有遇患難而不驚不懼者皆由於心靜所致雖未能如聖人全體之學然有一分之體則有一分之用有一分之靜則有一分得力處諸葛武侯曰非靜無以成學非寧靜無以致遠誠有見於此若躁妄之人易喜易怒輕舉妄動未有能任大事者心不能靜故也雖閭閻小人

田野愚夫亦有處事公當不疾不徐者亦其心之能靜也但百姓日用而不知耳不特是也如奕秋之奕宜僚之丸由基之射匠石之運斧若心不能靜豈能隨手應之而不亂乎可見心體之靜者於動處見之也論常人之心亦有能靜者

程子曰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都自這裏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幾時减得一分又曰萬物皆備於我此通人物而言禽獸與人絕相似只是不能推然禽獸之性却自然不待學不待教如營巢

養子之類是也人雖是靈却斷喪處極多只有一件嬰兒飲乳是自然非學也其他皆誘之也愚謂程子此言氣質之性耳夫氣質之性不特禽獸爲然雖微而至螻蟻蠛虱之類皆能之天生萬物有口者必能食有血氣者必能運動以爲棲身之計氣化使然物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人之智巧大過於禽獸但禽獸生下即能飲食運動人必三四歲而能言能行故必待父母誘之而後能蓋人貴於物而亦壽於物故必年十六巳上方能生育非若禽獸之易也然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

仁義禮智之性聖人教人正欲其變化氣質而不
與禽獸同歸耳若任其氣質之性於禽獸奚異焉
愚以爲萬物皆備於我但可以言人而不可言物
也右論萬物皆備於我

靜虛齋惜陰録卷之二

吳興顧應祥

理學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何以爲大人之學也修巳治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咸具焉故曰大人之學也云大學者對小學而言也文公先生大學章句序文詳矣近者王陽明先生曰大人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若隔形骸而分爾我則爲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雖禽獸草木瓦石之類皆吾一體故謂之大人之學愚謂此說廣矣大矣君

子之爲學故當以是爲極致但恐聖人教人不如是也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人道也學也者所以學盡夫爲人之道也父子有親父子之道也君臣有義君臣之道也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婦長幼朋友之道也使一家之人皆盡此道則家齊矣一國之人皆盡此道則國治矣天下之人皆盡此道則天下平矣舜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正所以教盡此道也今謂宋儒以格物爲窮至事物之理俱在知識上用功徒弊精力而無益故欲從心上說其說是矣但欲使人人皆以

天地萬物爲一體恐非先聖立教之本意右論大學

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此是論爲學功夫次第一串說來漸入於精密處非謂物盡格而后知至知已至而后意誠意已誠而后心正心已正而后身脩也假如天子治天下即是天子格物

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也諸侯大夫之治國家即是諸侯大夫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也大要只以脩身爲本格致誠正脩身之功夫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脩身以見諸行事者也謂之大學者正所以脩身也身脩則盡人之道矣脩身之外無學也後儒錯認欲格盡天下之物而后知至以致紛紛之論不一耳

右論明明德於天下一章

大學言在親民程子以爲親當作新王陽明用古本以爲親字不必改親字有教養意新字偏了其言曰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

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天下人之父而為一體矣實與之為一體而後孝之明德始明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兄人之兄與天下人之兄而為一體矣實與之為一體而後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至於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然後吾之明德始無不明而真能以

天地萬物為一體矣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是之謂盡性思竊有說焉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固也然已之父人之父天下人之父已之兄人之兄天下人之兄施之自有差等若視為一體不幾於墨氏之兼愛乎況大學後章釋治國必先齊其家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釋平天下在治其國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皆謂躬行於上而化行於下也至於山川鬼神禽獸草木莫不實有以親之恐堯舜亦不能矣右論在親民

大學古本在親民程子以爲當作新朱子以爲程子存疑之辭今尊用古本以親字兼教養愚謂大學一書恐專主教而言故不言修德而曰明明德明明德者明已之明德也新民者明民之明德也後章曰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皆專言教也或以爲末章言理財用人似兼言養曰非也理財用人亦本乎德故曰君子先慎乎德又曰必忠信以得之皆自明德而言能明巳之明德則好惡當乎理而不拂乎人情皆本於教而言也大

抵古人論治皆以教爲先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先覺即巳之明德也覺斯民即明民之明德也亦同此意主於教布論大學

大學言在止於至善者謂明德親民皆當止於至善也至善也者當乎天理而無過不及者也下章止於仁止於敬止於孝止於慈止於信之類是也又引詩言恂慄威儀形容明德之止於至善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言新民之止於至善也今之講致良知者曰至善乃明德之本體即所謂良知也又曰至善乃明德親民之極

則也又曰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愚謂明德之本體本至善者也謂明明德之止於至善爲復其本體可也親民乃明德之用也謂親民之止至善爲全明德之用之體亦可也良知固是心之本體若遂以爲明德親民之極則謂明德親民在止於良知無乃不可乎孟子曰人之所不慮而知者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謂孩提之童皆有良知則可謂皆有明德親民之極則恐未然此說一行將使初學之士皆謂吾心中自有明德親民之極則而學問之功不必加

矣右論止至善

大學功夫全在脩身上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中庸論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亦以脩身爲首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所以立脩身之體也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推脩身之用也脩身即中庸之誠身也格物致知即中庸之明善也心也者身之主也故脩身必先正其心意者心之所發也心無可見必自其動處致力焉一有私意萌動則心不得其正矣故正心必先誠意意之所發有善有惡善者天理惡者人欲也苟知之不明

則認欲作理者有之矣故誠意必先致其知致者極至也知至則見理明白善者知其爲善惡者知其爲惡而意自誠矣然意乃感物而動者也故致知在乎格物有天下者天下皆物也有國家者國家皆物也以一人之身言之大而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小而應事接物皆物也格物者求其當乎理而無過不及也格物致知本是一事故無先後即誠意之功夫也程子曰格至也物者遇事皆物也欲以窮至物理也窮至物理無他惟思而已矣朱子曰即事觀理窮之而至其極也今之講學

者曰致者至也如喪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知也至之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後儒充廣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于正也書言格于上下格于文祖格其非心格物之格實兼其義又曰若以至字爲義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始通若上去一窮字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至物可乎其說專主於致良知故也予初以致良知爲眞得千古不傳之秘旣而細

思之亦有未當於心焉夫以致知爲良知是矣但良知發自孟子曾子未嘗言良知也恐非大學本意格于上下格于文祖皆訓格爲至字惟格其非心之格爲正其不正二義恐不可兼也正不正以歸于正以之言正心可也今本文於正心則曰正於格物則不曰正物而曰格物是必有分別矣況朱子或問亦云致如喪致乎哀之致格如格于文祖之格獨其所謂窮理有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似乎博而寡要耳愚又有說焉意者感物而動非

先發意而後有事也以其發動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所向而言則謂之事必求其至當而行之則謂之格物格者至其理也即至善也程子所謂思曰睿蓋得之矣若謂添一理字爲贅則正不正以歸于正亦必添數字而後始通也湛元明謂格物爲造道又云只是隨處體認天理夫謂隨事體認天理與窮理何異以爲造道則遠矣近觀黃宗賢明道編曰致知乃格物之工夫格物乃致知之功效此又好奇之論愚不敢以爲然 右論格物致知

曾子雖未嘗言良知然謂致知爲致良知亦無害也

知也者人心本然之靈覺也自聖人以至於愚人有此心即有此覺未嘗不同也然而不能盡覺者氣禀有不齊而物欲又從而蔽之也物欲者何即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也人惟縱其耳目口鼻四肢之欲則但知有利而不知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道名雖爲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矣君子之學所以學盡夫人道而已矣聖人人倫之至也故學以聖人爲準則欲盡夫人道必須去人欲而存天理欲去人欲而存天理必自其心之明者通之是即所謂良知也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

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雖至愚至惡之人其良心未嘗泯也且夫人於日用之間念慮初起或善或惡或公或私豈不自知之知其不當爲而又爲之者利欲之心重而恕己之心昬也苟能於念慮初起之時察其爲惡則猛省而去之去一惡念則生一善念矣非別有善念也去其惡即善矣念念皆去惡而爲善則意之所發皆當乎理而不爲物欲所役如此日進不已豈不可以入聖乎今之講良知者非不明白及考其行事則有大不然者甚至義利之間多不能辯是何也徒講而未嘗致

也孔門弟子各因其材而篤之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非不可以語上也恐起其躐等陵節之病也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告曹交則曰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蓋一念之善則可以為堯一念之惡則又為桀矣今曰聖人之學致良知而已耳人人皆聖人也於是人皆謂吾心中自有聖人率意妄為咸自以為能致良知而學問思辯之功俱廢矣右論

致良知

朱子大學章句作格致傳補之後矩堂黃氏槐謂格致傳不亡乃雜于經傳中玉峯車氏若水慈湖黃氏震魯齋王氏栢山陰景氏星崇仁王氏巽卿及浦江鄭氏濂夫天台方氏希古皆有論說不一新安程氏克勤又有大學重定本近時王陽明則尊用古本愚謂古本原無釋格物致知之說則不必補亦可也蓋大學重在脩身正心誠意所以脩身也致知格物即誠意之功夫也故大學提出誠意爲首而釋之格物致知不須釋也韓退之作原道篇止於誠意蓋亦有見於此朱子譏其語焉不詳

無乃過乎　右論大學釋格致不須補

朱子大學或問謂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爲小學者不由乎此則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爲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王陽明曰大學功夫只是箇誠意誠意功夫只是格物致知以誠意爲主去格物致知功夫始有下落新本先去窮格事物之理都無着落須用添箇敬字方扯得向身心上來終是没根源若須添一敬字緣何孔門將一箇緊要字落了直

待千餘年後要人補出正謂誠意爲主即不須添
敬字此是學問大頭腦於此不察所謂毫釐之差
千里之謬愚謂大學本文原無敬字朱子以巳意
添之固似乎綴然聖賢之學實不外乎一敬而巳
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湯之聖敬日躋文王之小心
翼翼武王受丹書之訓曰敬勝怠者吉孔子告樊
遲問仁曰居處恭執事敬仲弓問仁則曰出門如
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子路問君子則曰修巳以
敬中庸謂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而以修身爲首
曰齋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至於平天下

則曰篤恭而天下平何莫而不以敬乎大學亦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而又引詩言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則亦未嘗不言敬也謂新本先去窮格事物之理都無着落固矣若以格物從心上說恐亦不可無敬也假如意在於事親則事親爲物苟不致敬安能盡其孝意在於事君則事君爲物苟不致敬安能盡其忠不言敬者方論功夫次第不及言之耳今曰不須添一敬字於文義明白亦無滲漏但云心之良知是爲聖堯舜亦只是致良知致良知之外別無功夫遂使今之

講學者自以爲能得致良知之宗旨而凡先儒所謂以誠敬爲入門以踐履爲實地者一切以爲支離而廢之放肆不檢而意亦不誠矣夫格物致知乃誠意之功夫也若曰以誠意去格物致知亦將曰以正心去誠意乎

人之爲學所以盡爲人之道而已天之生人莫不各有仁義禮智之性惟汨於利欲而失之於是有學焉以復其本然之性方能盡夫爲人之道所謂學者不過去人欲存天理而已初無有大小之分也但幼小之時未可告之以修己治人之道於是先

設小學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無非涵養其德性使心不外馳而不失其本然之性及其既長然後教之以格致誠正之學謂之大者其學足以齊家治國平天下即中庸所謂成已成物而參天地賛化育者也今大學問以天地萬物以至鳥獸草木瓦石之類皆吾一體謂之大學言則廣矣大矣恐非曾子本意也朱子或問又謂若其年之既長欲反從事於小學則恐其不免於扞格不勝勤苦難成之患欲直從事於大學又恐失序無本而不能以自達故揭出一敬字

而曰誠能用力於此以進乎大而不害兼補乎其小則其所以進者將不患於無本而不能以自達其或摧頹已甚而不足以有所兼則其所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者亦可以得之於此而不患其失之於前也愚謂小學之教無非豫養其良知良能而已若其年已長矣雖不曾豫養而其良知良能尚在苟能從事於身心之學去人欲而存天理亦不謂之躐等又何必屑屑於灑掃應對之末節而欲補之乎若夫禮樂射御書數則成人之列可以餘力及之孔子所謂游

於藝也習之而有未能亦不害其爲學也鄙見如此高明者以爲何如

宋儒解格物致知以爲即物窮理欲格盡天下之物而后知至恐終身不能也似乎有礙然其學以誠敬爲入門以踐履爲實地皆從實處用功今之講學以格物從心上說以意之所在謂之物更覺親切真可謂發宋儒之所未發但溺於致良知一語以爲吾心中自有聖人以多聞多見爲知之次而不加討論之功其所謂致良知者又不曾實用其力反宋儒之不如矣況朱子所謂即物窮理亦指

事言非專言物也而譊譊焉非之過矣古人之學專務躬行今之學者專論古人之是非此今日講學之病也

大學釋誠意章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鄭氏註云謙讀爲慊孔穎達疏云慊然安靜之貌心雖好惡而口不言應自然安靜也朱子章句曰慊快也足也蓋謂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巳也今之講學者用大學古本以謙字解作謙恭之意近見黃宗賢明道編以爲

曾子明謙之學又引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爲證曰非顏子不能以此學孔子非曾子不能以此知顏子愚謂若如此解似與誠意本旨不合朱子以謙爲慊本於古註疏韻書慊字下註曰快也慊字下註曰足也又曰禮記大學此之謂自謙讀爲慊慊之言厭也誠意自足也今乃不考朱子之言本有所據且與本文相合而一槩非之不有類於管中之窺豹乎且古書文字多有通用者如妻孥之孥今從子字而毛詩本文曰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左傳秦誘晉士會執其帑於

晉前漢景帝詔曰罪人不帑今人但知寶藏之爲帑而不知妻子之帑一字而通用也

中庸曰率性之謂道朱傳兼人物而言程明道曰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似專指人而言伊川則謂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爲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爲牛之性又不爲馬底性此所謂率性也人在天地閒與萬物同流天幾曾分別出是人是物愚謂人物禀受天地之性固無分別此乃氣質之性告子所謂生之謂性是也孟子蓋嘗闢之矣況中庸一書

專爲學者而言下文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繼之曰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豈有馬牛而能使之戒慎恐懼乎於此觀之則率性之謂道專指人也右論率性之謂道

修道之謂教朱傳以爲修品節之也謂聖人立法以教人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程明道云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則指人自修道而言伊川雖以道兼人物至論修道之謂教則云此專在人事上以失其本性故修而求復之則入於學若元不失其何修之有亦指人自修道竊謂教字之義

本謂設法教人而言古者人君之號令亦謂之教上之所以教下者固教也下之所以自修者亦教也故有傳教幡之制作上之修道亦通但謂人自修道則與下章自明誠謂之教修道以仁相合於文義為順右論修道

道之不可離者道乃人生日用常行之理大而君臣父子小而應事接物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是則所謂道也是道也即人心所具之天理也我固有之者也但蔽於物欲而失之耳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由是道也若不由是道則非人矣故曰不可須

臾離也若其可離者非吾性也不合天理者也故又曰可離非道也戒慎恐懼惟恐其不合道也修道說曰道也者性也不可須臾離也而過不及焉離矣夫道也者中而已矣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謂之離固矣然未至於聖人者其資稟不同安能免過不及之病乎下章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中庸本旨不過勉人不可離道耳右論道不可離

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諸家之說咸謂即下文謹獨之意朱子分爲两事愚嘗反覆思之

夫不睹不聞雖是思慮未起然吾心有覺故能戒慎能恐懼若不覺則昏昧放逸而邪念紛然而起所謂戒慎恐懼者常覺也常覺則天理常存私欲不得以間之而不離乎道矣謹獨云者人情能勉強於衆人屬目之際而於暗室屋漏之中則輕易放過諉之曰人不我知耳殊不知天理人欲之幾正在於此於此不察則所學者皆致飾於外適所以滋僞長欲而已是以君子於此尤加謹焉所謂謹者亦不能舍戒慎恐懼而別有一段功夫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即曾子所云十目所視十手所

指甚言其不可不謹也衛武公抑戒之詩曰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顔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不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正是此意微者即不顯也俗語云暗室虧心神目如電豈不可畏也哉是以聖人教人只是以謹獨爲主能謹獨則内外一致成巳成物以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皆由於此故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或問又曰既有是心藏伏之久則其見於聲音容貌之間發於行事施爲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揜者愚則曰小人之爲惡

自以爲人不知而人未嘗不知不俟久而暴著若夫君子之學專於爲巳又不在乎人之知不知也然是獨也不但獨處之時雖在稠人廣衆之中而念頭一起即是獨也必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然後爲爲巳之學也傳習録云心之本體原是不睹不聞的亦原是戒慎恐懼的戒慎恐懼不曾在不睹不聞上加得些子見得眞時便謂戒慎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功夫亦得此即慈湖所謂人心自正不必正心之說愚未敢以爲然

右論戒慎恐懼及謹獨

中庸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

和泛言之也陽明修道說謂道修性復矣夫道修
性復惟聖人有是中和常人不能也及觀傳習録
又云良知是未發之中人人之所同具者也其言
彼此不同愚謂中庸所謂未發之中對已發而言
也良知是心之明覺處非指心之全體也謂即良
知可以見未發之中則可謂良知即未發之中似
乎欠明常人之心雖未能純乎天理然其未發之
時亦不可不謂之中也或曰雖亦有未發之時不
可以為天下之大本曰非也齊王不忍一牛之死
孟子曰是心足以王矣有是中也豈不可以為天

下之大本乎今閭閻小人未嘗學問亦有處事公平喜怒哀樂發得其當者但不能致其中和耳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是極言其功化以致中爲位天地致和爲育萬物恐非子思立言本旨右論中和

論語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朱註謂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楊慈湖曰孔子知群弟子以爲有知也故告之曰吾有知乎哉無所知也有鄙夫問於我宜易於答而我空空無

以告之不過叩其一二端而我已竭矣蓋詳言留
中實無所有無所知而群弟子往往多謂有高識
遠見而不明告疑其爲隱使孔子而有知無以爲
聖人矣有知則有意有意何以爲孔子傳習錄載
王陽明之言曰孔子有鄙夫來問未嘗先有知識
以應之其心只空空而已但叩他自知的是非兩
端與之一剖決鄙夫之心便已了然鄙夫自知的
是非便是他本來天則雖聖人聰明如何可與增
減他一毫他只不能自信夫子與之一剖決便已
竭盡無餘了若夫子與鄙夫言時留得些子知識

在便是不能竭他的良知道體即有二了近見王汝中良知議辯云鄙夫之空空與聖人之空空無異故叩其兩端而竭兩端者是與非而已空空者道之體也口惟空故能辯甘苦目惟空故能辯黑白耳惟空故能辯清濁心惟空故能辯是非世儒不能自信其心謂空空不足以盡道必假多學而識以助發之是疑口之不足以辯味目之不足以察色耳之不足以審音必假外物以淆其本質不至於爽而眩聵者幾希矣愚嘗細玩此章之旨蓋聖人自言無所知而告人不敢不盡正見其誨不

倦之意慈湖之論專主乎聖人無意陽明因發明致良知之旨故謂人人皆具此良知聖人教人因其良知而導之耳汝中之議則又本諸陽明者也夫聖人之心無意必固我以其應事而言廓然太公物來順應非謂不起意也慈湖乃謂有意何以爲孔子斯言過矣謂人皆有是良知可也謂空空爲道之體則庸人皆具道體而不必加學問之功矣耳目口鼻人之氣體必虛而後能應物心不在焉則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豈有空竅而自能視聽知味乎又謂空空即虛寂吾恐聖

人不自以爲虛寂也
聖人之學雖不在見聞上然考求往迹以資進修似亦無害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書曰學于古訓乃有獲論語蓋有不知而作者一章朱註以爲孔子謙辭王陽明因世儒不知學問之道本之於心而求諸聞見之末乃解之曰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猶孟子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之義正所以明德性之知非由於聞見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諸聞見之末已落第二義矣故曰知之次也愚未敢以爲然細玩此

章文義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謂事必遵乎古訓不敢妄作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擇其當乎理者行之也多見而識之以備參考也知之次者不敢當知者謙言以爲知之次也若孔子以聞見爲知之次則當直曰多聞多見者知之次也何故又云擇善而從之識之乎他日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子張學干祿則告之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亦未嘗以聞見爲非也夫致良知一語前賢未之言也而陽明發之謂千古聖賢之學只是明此心則可謂今之致良知與孔

孟之學相同則可謂千古聖賢之學俱是致良知則反起人之疑矣又謂學聖人而日繁日難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爲聖人之學夫學聖人而日繁日難謂之不知學可也而遂以爲禽獸夷狄不亦過乎况今之學者不過欲取科第以圖富貴而講致良知者實未嘗致其良知也若有學聖人而日繁日難者亦可謂特出者矣